

我本鈍根、愚笨，卻努力了三十年……

釋從慈 法師 敬述

佛曆二五五〇年(西元二〇〇七)年六月

人生若回顧過去的歲月，總感漫長的三十年時間似如白雲般地飛逝了。亦如佛法中所言：「世間無常……」，又言「欲知今生事，前生作者是；欲知來世界，今生作者是。」從民國六十六年時年輕力壯至今漸漸邁入老年初期，前後已有三十年了。從年輕在家時至二十六歲出家以來，天天我總老實努力讀書求智慧，工作利他累積福德，本著福慧雙修。因此，本是鈍根，愚笨又業障深重的我，卻已從世間至出世間法努力了三十年了。

發心向上求學

記得在民國六十六年(西元一九七七年)時，台灣作曲家劉家昌先生當時有首流行的歌——「就從民國六十六年起」。從台中僑光專畢業，當完了補充兵役退伍後，受俗家大哥梁先生之建議繼續升學，就與同班同學蔡煥桂一起到台北租房子補習托福(TOEFL)，準備在考試通過後至美國繼續升學。祇靠著初中三年在台中懷恩中學打的英文好底子，但五專時卻悠悠忽忽地過日子四、五年了，這般似乎是難以應付如此艱難的英文測驗考試的。在台北補習半年中，每天早上六點起床，七點開始用功至十二點；下午一點半又用功至五點；晚上七點又用功至九點，十點再上床休息；一、三、五則晚上至補習班上課，有時週日考試。深知自己當時被業障掩盖著鈍根又愚笨，但憑著一股年輕人(二十一歲)為未來理想的衝勁，事在必成努力再努力。終在六十七年(西元一九七八年)初通過了托福考試申請到了美國加州的學校；在六十七年八月乘上華航747直飛洛杉磯的班機，即踏上了在美國加州大學(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Fresno)努力奮鬥的四年留學讀書的日子。

至美國留學四年

初至加州大學上課時方知道自己語文程度之差，曾有一段日子中上完課，筆記本上抄沒幾個字。緊張了，有些同學用小錄音機錄，那有時間再聽與查字典？且教授快速的教學(每週每科一單元約四十頁左右，修五科即有二百多頁書又有作業等)，逼得緊的功課，不得不沒課有空時即沈浸在圖書館的書堆間閱讀椅上。自律每用功五十分鐘休息十分鐘，每兩小時休息二十分鐘。休息時即走動活動筋骨或數息集中精神，養精蓄銳。四年中週休二日整天都在圖書館度過；不論寒暑每天早上六點起床，七點上課或用功至十二點吃午飯，下午一點半又用功至四點，繞校園跑步約三至四十分鐘，洗澡吃晚飯後又用功至九點，十點上床休息。天天如是，這種日子已成了習慣與歡喜，有時考前一週，所有功課都已複習了一至兩遍了。內心深知「少壯不努力，老大徒悲傷」之義，要把握時間與機會；又深體老母親(父親在我十四歲即往生了)成全我理想的辛苦與恩德，知道唯有努力奮鬥將來才有結果的。從那時起求學是自願的了，孔子所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我已體會到讀書樂了，但我卻是愚笨的「困而學之者」。然於每週六或日搭同學便車(因我節省，唯有一輛腳踏車，沒汽車)至超市買約二十元美金的一週糧食，吃素後每天固定早午四片麵包及果汁、牛奶、一顆蘋果、一顆綜合維他命，晚飯則一碗飯及一樣的豆子炒菜加點醬油。四年中祇買過了兩瓶可樂，兩次麥當勞，桌椅、書架等有些都是回收物，節省開銷而用於註冊、租房子與買書上。第一年曾在學校餐館打工洗碗碟(每小時美金\$1.00元)；寒暑假至洛杉磯同學處打點工度日子，也曾一天打掃了三、四十分鐘汽車旅館的房間及在速食店打工(每小時美金\$2.50元)。日子是很辛苦，有時腰酸背痛，一覺至天明，但生活很節儉，有空時就利用時間充實知識與學問，對求學問的心志是那麼的堅定，常想著：「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之義。曾想我為中等家庭之人，沒同學家之富裕，家中沒可依賴的財產事業唯有自己有實力、有學問，不拼命地向成功路上必不能罷休的。每日跑步運動為保持健康與活力時，步步一再的自勉，要努力再努力畢業後再向上；曾有台灣，新

加坡，香港同學們譏笑我為「用功讀書狂」呢！

悟世法不究竟，發出世心

就在努力求學中漸體會世間學的不究竟。正好有一念同校研究所住我公寓樓下的鄒同學，知我對靜坐有興趣，在一個假期中拿了佛書給我讀。就在讀了第一本佛書即體會了佛法實是我想追求的智慧。於是就在寒假至紐澤西州 (New Jersey) 找俗家大哥時 (大哥於民國六十八年移民至美)，至紐約市中國城 (China Town, New York)，請了尊觀音菩薩像回加州，早晚供水、禮拜。從此每天早晚上課走路途上即一心地念菩薩的聖號。菩薩慈悲的感應，使我漸發了出世之心。開始吃長齋了，又每晚誦一遍普門品，且在菩薩像前亦天天發願要完成學業後出家修行廣渡眾生。就在一個寒假至紐約大覺寺 參加了仁俊長老與懺雲老法師的佛七，正式皈依了三寶，並在最後一段回台灣省親的日子中認識了印順長老與李炳南老師。本想續留於美國修行，但因畢業時簽證已快到期，於是決定回台出家了。

毅然出家修道

在民國七十一年(西元一九八二年)的七月初(二十六歲)，偷偷地乘飛機回台就住到了蓮因寺與懺公、廣欽老和尚剃度出家了。剛出家時求知慾強，蓮因寺的實修無教理的教學，使我無法安住；於是北上至承天寺掛單了一年，在受戒完後至南部雷音寺與廣化老法師學戒一年。本想再回美國親近仁俊長老，於是再回新店仁公原有的同淨蘭若清苦住了一年左右。每週二、四至淨空法師處與從智師兄十方禪林處聽經學法。就這般而漸從一無所知而漸深入而認識了佛法。為了報答父母恩，出家後的我早晚不懈地研經、研教、作課、打坐、拜佛懺悔，是努力再努力而無懈怠地，知道修道當解行並進，福慧雙修。在閱讀《印光大師文鈔》後，漸體會了人生之苦短與無常、生死輪迴之苦。爾後，則常思惟大師所開示的一句話為警策——『修道之人，念念不忘此字，則道業自成——「死」』。在新店住了一年後，但因無法順利回美即離開而南下至南投鹿谷淨律寺掛單了約五年，淨律寺乃一男眾道場，住持照因法師建寺有意辦一男眾大叢林，但台灣佛教一向陰盛陽衰，男眾東參西跑流動、獨立性大，集合眾多僧眾總是很難。雖受住持與道海、性梵老法師之厚愛任命為當家師；但因自己福薄慧淺，業障重重，寺務總無法順利推動。常因無法管理寺眾與工作而煩惱，經常獨自包辦種種寺務(買菜、打掃、維那、打鐘鼓等)。經過了這般磨練深知人情世事與修持福慧的重要。且常想到自己年少時沒遠見而悠悠的混日子，慚愧又懺悔。唯有把握時間用功修福與修慧，方不致成一道地的粥飯僧，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在三十一歲農曆過年因業障吐血消除重罪障後，下定了決心行善改命，修福(利眾)，修慧(學法，研教)，解行並進；利用空閒時，常將別人不願做的事承擔起來(如：掃廁所等)，聽老法師講經完或聽錄音帶後，自修時則將經本註解看上一、兩遍，字字句句絕不輕易放過直到瞭解為止，此後中文與佛法程度漸次地進步了。立志今生為自己道業及有機緣時為佛教與眾生付出做一些事，並累積功德、弘法護教，方不負父母深恩與三寶恩德。

立志實踐自利修道，利他服務人群

民國七十四年(西元一九八五年，三十一歲)時，竹山陳新布居士有意創辦一念佛會，在每週五晚上借竹山明善寺開始學習帶領居士共修念佛與開示(後為竹山蓮社)。爾後，又因社頭顧太太的邀請於每週四晚上至社頭顧醫院樓上，帶領念佛共修與開示，社頭蓮社草創人員流動唯共修一段日子即停止共修了，期間又開創了田中少年輔育院佛堂的弘法據點。內心本有意發心外弘內護佛法，在性梵老法師提拔之下，至霧峰萬佛寺中華佛學院，續講老法師未完成的《無量壽經》教學，爾後，每週一日下午則至學院上課教學相長，前後十年。民國七十四年，南投中興新村中興佛社法明法師邀請下，每週一日下午學講《金剛經》，但因初學福德因緣不足，無法攝眾，後由白老師及吳老師的邀請，暫借南投仁愛之家佛堂接講《普門品》，又暫借慈雲寺講授《彌陀要解》。南投市區無人弘揚佛法，故白老師與吳老師草創之下，於本破舊的南投龍泉寺創辦南投蓮社，每週日下午帶領念佛共修與開示。此段時間中，因淨律寺新創道場，發

展過速，致使僧眾人才不濟，寺大人少形成工作負荷過重，流動率高，人事不和，則於台中初次打佛七後，離開淨律寺至台中慈善寺暫時掛單，並於慈善寺每週六下午辦初中級佛學班，因當時台灣剛解嚴治安惡化，本於慈悲弘法淨化社會人心。**「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於慈善寺後院掛單時，夜晚受搶劫的障礙；隔週即離開而暫住水里慈光寺，在來來去去不便之下，民國八十年初再搬回台中大坑林老居士念佛堂，續辦精進念佛班，每週弘法共修，並應廖科長之請培育四位男眾講師，每月至台中監獄教化一次，然念佛班每次共修約在一百人左右，但來來去去，從中體會度眾弘法的不易。民國八十年，廣化老法師接辦南普陀男眾佛學院，邀請每週至學院上課教學；於是每週六上午教導男眾，下午則至中華佛學院教導女眾，晚上帶領精進念佛班，週日下午則至南投蓮社帶領共修，每週整整一天半，內弘外護度眾，其餘五天則自行充實學問與作課念佛拜佛等，日日不忘精進行解並進，把握時間。

福德不具，轉移共修據點

因林老居士念佛堂其子林居士夫婦於東勢山區發生車禍往生後，精進念佛班只好轉移據點借台中忠明南路聖覺講堂繼續念佛共修兩年。期間開始領導在家護法居士輔助寒暑假借台中、南投國小教室舉辦兒童快樂學佛班，並與更多眾生結緣，培植福德與智慧。聖覺講堂後共修據點轉借賴大吉先生建設公司樓上講堂共修五年半，於中並創立台中淨蓮佛法研修會，結合護法大眾力量。民國八十四年自己則與未出家的吳居士（德毅法師）轉住國姓福龜佛教出版社精舍；後在福德因緣具足下，南投蓮社資金買下南投龍泉寺管理權，全權轉交於我；護法之資金同時買下國姓北港村德林念佛寺山坡地一甲三分作為建寺弘法利生固定據點。爾後，一邊修行，一邊教學、弘法、籌募建設基金，經歷多重困難與南投龍泉寺法律訴訟後，方將南投龍泉寺於九二一前半年全寺翻修完成，並於九二一後，在台中買下東山路德林講堂會址。幸好九二一大地震，龍泉寺唯有寺外圍牆倒塌，德林念佛寺半完成之建物未有損壞，經歷七年建設創立台中、南投三個固定弘法據點。德林念佛寺於民國九十年三月落成啟用。於中自行設計監工歷經種種困難磨練，方知修道實踐創辦佛教自行化他行菩薩道之難。終於在道場全落成後半年，又由本覺長老手中轉接下南投縣佛教會理事長及中國佛教會理事一職。三十一歲至四十七歲，十六年當中，由無至有道場，常向人言多年來我就宛如菜市场攤販般，從擺地攤做生意做到自行開幕經商開店了；過程中由衷體會古人所云：「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真義了。

固定道場後，方始實踐弘化的理想（天生我材必有用）

台中德林講堂與南投龍泉寺每週固定共修開示佛法，寒暑假舉辦兒童學佛班、每週兒童讀經班，德林之聲每週中、北部電台弘法。德林念佛寺則每年舉辦四次佛七，弘揚佛法，並舉辦一次僧伽培訓班（結夏安居），培育僧才。有時則至三壇大戒傳戒講戒，並每月固定傳授在家八關齋戒與念佛共修，有時出國帶領佛七或弘法，並每月至淨心長老於光德寺與泰國朱拉隆功佛教大學合辦的，淨覺僧伽大學教書，替教界培育僧才，一本弘揚戒定慧三學為基礎方向，一向以弘揚踏實實踐佛法正見為己任。內心雖存外弘內護之心願，經歷多年修行自行化他的磨練後，方知人生一切皆有「天命」（所謂因果命運），往後唯有隨緣盡份、懺悔、行善、繼續改命了（轉變宿命命運因果）。我本鈍根、愚笨，卻努力了三十年……由二十一歲至五十二歲，天天用功為學問、道業、佛教與眾生（自行化他），亦無求人肯定，與名位之心，凡所有相，皆是虛妄；**「皇天不負苦心人」**，但在今年（西元二〇〇七年六月）由淨覺僧伽大學校長、副校長的推薦與三寶恩德下，取得泰國朱拉隆功佛教大學的肯定與厚愛，頒發「榮譽教育行政博士學位」，今後本著慚愧與懺悔的心，努力再努力，往後日子當繼續實踐自行化他、福慧雙修的菩薩道，亦如德林念佛寺偈云：**「釋迦如來末法中，真誠護持正法幢；祈願延續佛慧命，繼往開來利群生；道德林立三千界，念佛往生極樂國。」**